

中东地缘政治中的非阿拉伯因素

中东变局对以色列安全的影响^{*}

杨 阳

摘 要: 2011年的中东变局触动着以色列的敏感神经,中东变局将对以色列的安全环境造成不利影响。穆巴拉克政府垮台后,以色列担心埃以和平协议能否继续得到遵守。对于叙利亚的阿萨德政府的未来,以色列则抱有矛盾心态。以色列最担心的是伊朗扩大其影响,并加快核发展进程。以色列对这场变局总体上采取旁观立场,但也意识到继续推进巴以和平进程具有紧迫性。

关键词: 中东变局; 以色列; 巴以和平进程; 中东安全

作者简介: 杨阳, 博士, 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语学院副教授(上海 200083)。

文章编号: 1673-5161(2011)03-0043-07

中图分类号: D815.373

文献标识码: A

^{*} 本文受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重大项目(10JJDGJW021)、上海市重点学科(B702)和教育部特色专业建设(TS2196)资助。

2011年年初开始,一场前所未有的政治动荡席卷着中东地区,执政多年的政治强人突尼斯总统本·阿里和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相继在国内民众的大规模抗议和军方的压力下黯然下台;反对比亚领导人卡扎菲的抗议浪潮则迅速演变成一场内战,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制裁利比亚和在利设立禁飞区的1970和1973号决议后,法、美、英等国对利比亚展开了空袭行动;也门、叙利亚国内的抗议活动仍在持续发酵;巴林、约旦、沙特、阿尔及利亚等国也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社会震荡。这一场被西方媒体冠以“阿拉伯之春”的中东政治变局自然也触动着该地区另一重要力量以色列的敏感神经。尽管这场变局尚未尘埃落定,并仍将持续一段时间,但它势必将对以色列的外部安全环境及地区局势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

一、中东变局与以色列安全环境的变化

自1948年建国起,由于以色列在领土、民族和宗教等方面与中东地区阿拉伯国家之间的矛盾,阿以冲突长期以来处于中东问题的核心,以色列也长期处于敌对阿拉伯国家的包围之中。经过五次中东战争和建国后60多年的发展,以色列虽然依仗其军事上的优势和美国的支持,在与阿拉伯国家的战争中屡次扭转战局,夺取了大片阿拉伯领土,在中东得以生存并发展成为地区强国,大大缓解了其建国初期险恶的生存环境。然而,由于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建国问题上所持的僵硬立场,巴以和平进程屡陷僵局,以色列的外部安全环境始终难以得到根本性的改善,长期的孤立状态造成了以色列将维护国家生存和安全作为其内外政策的核心关注。为此,以色列不惜采取预防性攻

击、先发制人、定点清除等极端手段维护自身安全。犹太民族饱受欺凌的历史使其形成了不信任任何人和“依靠自己”的传统，安全至上原则是以色列内外政策的首要考虑，并渗透到以色列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追求绝对安全的以色列对中东地区安全环境的任何变化自然十分敏感，本能地产生了对其安全环境趋于恶化的忧虑。

以色列媒体和领导人纷纷将这次阿拉伯国家出现的民众示威浪潮和政权更迭与 1979 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和 2005 年黎巴嫩的“雪松革命”相提并论。巴列维时期，伊朗与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两大支柱，双方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伊斯兰革命后的伊朗却举起了反以的旗帜，由于伊朗致力于核发展已被以色列视为对其安全的最大威胁。2005 年的“雪松革命”推翻了亲叙利亚的黎巴嫩政府，并迫使叙利亚军队完全撤出了黎巴嫩，但此后不久，伊朗和叙利亚支持的真主党却在黎巴嫩坐大，威胁以色列北部安全，并于 2006 年与以色列爆发了一场持续一个月的战争。这两次中东国家政局发生重大变化后都出现了对以色列不利的局面，以色列认为有理由担心目前这场政治动荡之后反以力量会趁乱主导一些阿拉伯国家政权，以总理内塔尼亚胡 4 月 17 日在接受法新社采访时不无忧虑地警告，这场“阿拉伯之春”有可能转变成“伊朗之冬”。^[1]

以色列领导人对以安全环境恶化的担忧并非始于这次变局。2003 年伊拉克战争后，持反以立场的萨达姆政权倒台，以安全环境一度有所改善。但伊拉克政权的更迭使伊朗受益，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上升，作为地区强国崛起的势头更猛。伊朗总统内贾德公开支持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对抗以色列，并数次发表将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的言论，伊朗核研发的进展更是被以色列认定为对其生存和安全的直接威胁。^{[2]70} 长期与以色列保持友好关系的土耳其在正义与发展党领导人埃尔多安担任总理后出现了战略东移和回归中东的趋势，以土关系出现裂痕。土耳其改善了与伊朗的关系，并联合巴西与伊朗签署了“铀置换”协议，令以色列不快。土耳其总理与以色列总统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公开发生争执并愤而离场。2010 年 5 月 31 日，以军在拦截土耳其籍的加沙人道主义救援船过程中爆发激烈冲突，导致救援船上 19 人死亡的惨剧，更是令以土之间的盟友关系濒于破裂。^{[3]59}

部分中东国家的民众示威浪潮爆发后，以色列倍感焦虑，高度关注这场瞬息万变的政治动荡。以色列的报纸、网络等新闻媒体连篇累牍地报道在其周边所发生事件的最新进展，并以“政治风暴、政治海啸”等词汇来形容这一事件，以色列各大智库研究人员也频频亮相媒体或是发表文章分析讨论这一重大政治变化，以色列总统、总理、外长等政要也对媒体发表了一系列讲话，他们在讲话中虽然宣称支持阿拉伯国家发生的民主变革，强调西方的民主自由等核心价值，并表示期望看到民主的胜利，但又忧心忡忡地表示对于变革之后的后果尚难确定，认为在一个缺乏民主自由传统的中东，民主变革的成果存在被伊斯兰激进势力所劫持的可能性。^[4]

由于这场政治风暴来势凶猛，规模浩大，又具有突发性的特征，无论是以色列的学界还是政界甚至情报部门似乎事先都未能预料到这场变革，尤其是对于长期在安全事务中与以色列保持合作并具有亲美倾向的穆巴拉克政权的倒台更是始料未及，在埃及发生动乱初期，以色列的多数分析认为穆巴拉克能够挺过这场危机，至少能挨到任期届满。穆巴拉克的突然辞职令以色列有些措手不及，与埃及的和平协议是确保以色列安全的重要后盾，埃以协议使得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大为降低，如今，这一“安全阀门”被冲开后，将对以色列的安全产生难以预料的威胁。尽管接管权力的埃及军方宣布将继续承认所有签署的协议，但以色列担心，在目前局势尚不明朗的过渡时期，各派势力在角逐中会利用民众中的反以情绪争取支持，特别是激进的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在未来埃及政权结构中取得更大影响力。

约旦是与以色列实现和平的另一个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仅约旦河一河之隔，在这次抗议浪潮中也未能幸免。民众示威抗议物价上涨和严重的失业问题，导致首相里法伊于 2 月 1 日辞职，

阿卜杜拉国王任命巴希特为新首相。^[5]新政府的组成并未使约旦的示威活动终止,3月25日和4月15日的示威活动中发生了暴力事件,造成1人死亡,数百人受伤。^[6]抗议者在示威中谴责政府与以色列保持外交关系,约旦新政府中的部分成员被以色列认为具有反以倾向,短期内,约旦与以色列的关系可能会出现一段冷淡期,但与以色列在安全和水资源利用等方面的协调仍将继续。相对来说,约旦的示威风潮尚未威胁到国王的统治,在以色列看来,目前约旦发生重大变故的可能性并不大。

与以色列接壤的叙利亚在归还戈兰高地的问题上与以色列的谈判停滞不前,未能与以实现和平。3月以来叙国内要求政府进行改革的示威活动持续升温,并已造成了严重的流血冲突,对执政多年的巴沙尔·阿萨德政权构成了威胁,尽管阿萨德已承诺进行经济改革并于4月21日签署法案废除实行了48年之久的紧急状态法,但抗议浪潮仍在持续,叙利亚是否会步突尼斯和埃及的后尘尚难预料。以色列担心叙利亚为缓解其国内矛盾而将矛头指向以色列,阿萨德曾公开指责以色列是叙利亚示威活动的幕后黑手。对于利比亚的战事,以色列认为目前对自身安全直接关系不大。在表示支持西方国家以人权为理由对卡扎菲政权进行打击的同时,以色列也不希望美国军事力量过度介入利比亚,而使伊朗有机可乘。另一方面,以色列又认为美国对利比亚的军事干预为今后伊朗发生类似变故时美国进行干预提供了先例,可对伊朗现政权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中东变局仍在持续之中,中东新秩序也远未成形。以色列的安全环境近年来已发生了一些变化,并有可能因这次震荡中东的示威浪潮而出现更为不利的变化。目前,以色列最为关注的还是与其自身安全息息相关的埃及、叙利亚和伊朗的形势变化。

二、埃及变局与以色列

穆巴拉克时期,埃及将与以色列的和平协议视为一种战略选择,是实现阿以全面和平的基石。埃及政府坚定地维护埃以和平协议,即使是在发生严重的危机时,如巴勒斯坦人反对以色列的大起义和2008年以色列入侵加沙的“铸铅行动”时期,穆巴拉克也拒绝因以色列的行动而重新审查埃以和平协议的要求。

以色列也将埃以和平协议以及埃以关系视作其国家安全的基础。埃及是传统的中东地区大国,并拥有阿拉伯世界最强的军事实力,与以色列之间有240多公里的边界,同时又是阿拉伯温和阵营的主要领导者并且是美国的重要盟友,因此,以色列将埃及看作其与阿拉伯世界战与和的关键。

尽管和平协议签署30多年来双方的和平只是一种“冷和平”,两国在《核不扩散条约》和平进程等问题上时有龃龉,但多年来双方在反对伊斯兰激进主义和恐怖主义特别是针对哈马斯、真主党和基地组织的活动的过程中还是建立起了密切的协调关系。2007年6月哈马斯控制加沙后,穆巴拉克担心加沙的圣战组织人员与武器渗透到埃及,因而加强了与以色列的安全协调。埃及加强了其与加沙边界的兵力,并反对定期开放拉法口岸。

埃及指责哈马斯应对未能与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达成民族和解负责。在以色列发动“铸铅行动”后,埃及在谴责以色列滥用武力的同时,也指责哈马斯的错误政策为以色列提供了进攻加沙的口实。

2009年4月,埃及宣布破获了一个真主党成员组成的恐怖网,指控其试图组织恐怖活动,破坏埃及的国家安全并推翻埃及政权,埃及还暗示伊朗卷入这一事件。埃及指责伊朗是破坏中东稳定的因素,致力于推翻阿拉伯国家政权并煽动穆斯林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内战。

2009年3月,内塔尼亚胡出任以色列总理后,穆巴拉克与其保持着密切的对话与协调。埃及加强了对加沙边境的控制,在加沙边境修建钢板制成的屏障,并深埋入地,阻止激进组织通过地

道走私人员和武器。^{[7]179-182}埃及发生要求穆巴拉克下台的示威后，以色列就开始担心与埃及签署了 30 多年的和平协议能否维持。在中东应该实现民主还是稳定的选项中，以色列显然更倾向于稳定。毕竟，2006 年巴勒斯坦的民主选举使哈马斯获胜仍让以色列记忆犹新。尽管以色列领导人强调：“民主的基础越是牢固，和平的基础也将越为牢固”，但让他们担忧的是，在过渡时期内，激进伊斯兰势力会趁国内混乱之际劫持国内政治进程。如果在埃及发生这样的情况，保障以色列安全的这一基石将会坍塌。

一方面，以色列认为，埃及从与以色列的和平协议中受益颇丰，如收复了西奈领土，结束了战争，减少了国防开支，从美国获得了大量援助并开展军事合作，通过与以色列签署的石油和天然气协议每年获得 20 亿美元的收入，通过加入以色列和约旦的合格工业区（QIZ, Qualifying Industrial Zones），解决了 12 万埃及人的就业并每年向美国出口价值 7 亿多美元的商品。^[8]当前埃及国内废除埃以协议的声音并不强烈。而目前掌权的埃及军方高层大多与美国有着密切的关系，主张继续遵守埃以和平协议。但另一方面，以色列又担心随着埃及 9 月选举的临近，候选人会利用埃及民众中的反以情绪争取支持。

短期内，由于开罗出现的政治真空，西奈的安全形势已有所恶化，埃及对加沙边境的控制力有所下降。2 月 5 日，由于埃及到约旦的天然气管道被破坏，导致相邻的埃及到以色列的管道停止向以色列输送天然气，这占到以色列发电厂所需天然气总量的 40%，埃及目前正在考虑提高向以色列出口天然气的价格。2 月 23 日，两艘伊朗军舰自 1979 年伊朗革命后首次通过苏伊士运河前往叙利亚，使以色列大为不满，埃及与伊朗还传出了恢复外交关系的消息。埃及财政部长在谈到以色列向埃及投资的可能性时表示埃及不需要来自“敌人”的投资。这一切都令以色列担心埃及新政府出现反以的倾向。^[9]

有以色列学者认为，埃及目前出现了传统的战略三角，即军方、穆斯林兄弟会和其他反对派组织三种力量三足鼎立的局面。埃及的未来取决于由哪两种力量进行合作以胜过第三种力量。两种民间力量有可能会联合起来胜过军方，这将导致穆兄会最终掌权。而如果军方和其他反对派组织能够理解穆兄会才是其共同的最危险的敌人，将会出现不同的局面，而这将是以色列乐于见到的。^[10]如果军方能够执掌政权足够长的时间以推动实现政治自由，然后再举行民主选举，埃及将能够实现稳定的民主。

以色列还担心由于埃及国内局势，在一段时期内埃及将难以担当起其传统的地区大国角色，从而进一步加强伊朗的地位，中东温和势力和激进势力之间的力量平衡将被打破。埃及的变化还将使以色列重新考虑其国防排序，增加其防卫开支，对以色列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在埃及变局中以色列对美国的态度也极为关注，让以色列感到忧虑的是美国在这次变局中缺乏合理的战略判断，美国表现出的是软弱与困窘。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奥巴马对 2009 年夏季伊朗国内的抗议活动保持沉默，而这次却向反对其盟友穆巴拉克的示威者表示支持。以色列担心奥巴马并不是一个在关键时刻值得信赖的盟友。

三、叙利亚的动荡与以色列

2011 年 1 月，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还不无得意地将埃及穆巴拉克政权遇到的危机与叙利亚国内的稳定局面作了一番比较。但进入 3 月后，情况发生了变化，骚乱和示威活动从德拉和拉塔基亚等城市逐渐蔓延到全国。阿萨德起初保持沉默，3 月 30 日，阿萨德在讲话中称叙利亚是外部势力一个巨大阴谋的目标，将以色列描绘成叙利亚动乱的操纵者。

以色列对阿萨德政权的未来则是一种矛盾的心态，这种心态来自于 20 年来以叙关系发展经常

沿着两条相反轨道前行的事实。1991年的马德里和会提出了政治解决中东问题的要求，由于担心以色列国内政治体系难以接受同时在两条战线上做出重大让步，以色列采取了分阶段实现和平的策略，并试图与叙利亚率先达成和平协议。叙利亚也对和平协议表现出了兴趣，期望以此收回戈兰高地领土并与美国改善关系。以1979年的埃以协定为模式，叙以之间类似的一项解决方案也逐渐成形，即以以色列完全撤出戈兰高地以换取叙利亚的安全保证和和平协议。双方谈判进展一度较为顺利，但一直未能达成协议。而谈判也在2000年3月彻底破裂。当时的叙总统哈菲兹·阿萨德已病入膏肓，正将精力集中于将权力移交给其儿子，在与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会晤中拒绝了其代表以色列方面提出的最后条件。

老阿萨德死后，巴沙尔·阿萨德花了数年的时间才树立起权威。小阿萨德在处理对外政策问题上显然没有其父亲老练。在与以色列的和谈问题上，阿萨德试图追随其父亲的双轨路线，一方面表示如果以色列完全撤出戈兰高地他愿意与以签署和平条约，另一方面又表示如果外交选择失败他将不惜一战。叙利亚加强了军力并支持真主党和哈马斯的反以行动。

以色列对阿萨德的态度则经历了几次变化。近年来，以色列国内支持首先应与叙利亚达成协议的最大力量来自军方高层，他们相信与叙利亚的和平协议将减弱伊朗的地区影响，并有助于削弱黎巴嫩真主党的反以活动。沙龙当政时重点关注巴勒斯坦问题，拒绝与叙利亚谈判。奥尔默特继任后，通过土耳其的斡旋与叙利亚进行会谈。2007年9月，以色列毫不留情地摧毁了据称是朝鲜向叙利亚提供的核反应堆。^[11]通过土耳其进行的谈判在2008年12月以色列入侵加沙时中断，土耳其严厉谴责了以色列的行动。内塔尼亚胡将主要精力放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对让土耳其充当叙以和谈调解人不感兴趣。以色列对叙利亚危机的矛盾立场必须放在上述背景之下。以色列认为叙利亚国内的乱局将弱化叙利亚与伊朗之间的合作关系，但又不知道取代阿萨德的将会是谁。尽管以色列了解叙利亚国内外一些支持民主和人权的组织，但又本能地害怕穆斯林兄弟会的力量。由于以色列影响叙利亚内部形势发展的能力有限，以色列目前只能采取观望态度。

四、伊朗局势与以色列

相对于对埃及局势的担忧和对叙利亚政局的矛盾心理，以色列倒是更希望阿拉伯世界的反政府浪潮能够席卷到伊朗。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几次强调，这场政治骚动的源头并不是突尼斯，而是始于一年半以前的德黑兰，当时支持改革派的伊朗民众也曾走上街头抗议，但却遭到镇压。他还不无遗憾地表示，作为起源地，伊朗目前似乎还对这场震动整个中东的政治风暴保持着免疫能力，伊朗政府打压反对派，并继续研制核武器，输出恐怖主义，并企图利用这次风暴使其他国家也转变为与其类似的伊斯兰共和国，对以色列来说，这将是一场最糟糕的噩梦。

在以色列看来，其最大的安全威胁伊朗是目前这场中东变局的受益者，长期与伊朗交恶的穆巴拉克倒台无疑会提升伊朗的地位，巴林、沙特等国的不稳定背后也有伊朗的影子。伊朗可利用目前大家把注意力集中于利比亚等动乱国家之机大力推进核计划，而北约对放弃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利比亚的持续轰炸也可能反而增强伊朗发展核武器的决心，加快其核进程。

据以色列和美国情报部门的估计，从纯技术角度来说，在最理想的状态下，如果没有任何意外发生，伊朗最早在2011年就能制造出一枚核弹装置，在次优状态下，这一时间将被推至2012年下半年。但有迹象表明，伊朗并未全速推动这一进程，而是先致力于核基础设施建设。伊朗可能会在核门槛上停留一段时间，等到其认为时机成熟才作出拥核选择。以色列副总理亚阿龙和前摩萨德首脑达甘认为2015年将是伊朗能够制造出核武器的目标时间，后来，达甘又认为在最坏情况下，这一时间将大大提前于2015年。^[12]对追求绝对安全的以色列来说，一个拥核的伊朗显然是

其无法接受的，如果要用军事手段阻止伊朗的拥核进程，留给以色列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而中东变局所造成的不稳定局面和新格局使以色列感到更为紧迫，并增大了其军事选择的难度。以色列同时也在利用一切手段延缓伊朗的核进程，4月15日，一名伊朗高级军官对伊朗国家通讯社表示，最近对伊朗主要铀浓缩设施中数量有限的离心机造成损坏的是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电脑病毒。^[13]

五、以色列的应对

长期以来，以色列自视为中东地区唯一保持稳定的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国家，与该地区其他多数以强人政治为特征的威权主义体制格格不入。以色列的西方民主政体也是以色列与美国维持特殊关系的重要基础和深层因素之一。^{[14]183}

以色列领导人在讲话中表示正是由于以色列的民主体制，它是中东这场风暴中唯一能真正保持稳定的国家，并表示支持阿拉伯国家示威民众要求变革和民主的呼声。以色列也清楚，尽管这场风暴将对以色列的国家安全环境产生重大影响，但它只能充当一个旁观者的角色，如果以色列介入这些国家的内部事务，反而会招致其将动乱的罪魁祸首加到以色列头上。以色列解决不了这些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最好的方法是保持距离。以色列国内也有舆论认为，以色列在阿拉伯世界的稳定与民主之间选择稳定将是牺牲阿拉伯民众的利益来确保以色列的安全，这在道德上是站不住的。唯一让以色列庆幸的是，这场风暴尚没有对巴勒斯坦内部特别是巴民族自治机构控制的约旦河西岸内部局势产生严重冲击。1月下旬，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公布了巴以和谈中的1700余份秘密文件，显示巴方在谈判中曾向以色列作出许多重大让步。在中东风暴的敏感时刻投下的这颗炸弹却并未在巴引起爆炸性的后果。但以色列国内的安全形势却出现了一些恶化的迹象：3月23日，耶路撒冷发生7年来首次爆炸事件，造成1人死亡；以南部地区屡屡遭受来自加沙的火箭弹攻击。以色列一方面加紧部署其研制的“铁穹”反火箭弹系统，并成功拦截火箭弹；另一方面对加沙地带实施空袭，造成多人死伤。由于世界舆论聚焦于胶着的利比亚战事，以色列的过度报复行为并未引起太多关注。以色列对中东变局后安全环境的忧虑和以色列国内的安全恶化迹象以及美国的压力使以色列开始考虑继续推进巴以和平进程。以色列也意识到，与其等待中东变局尘埃落定后人们将关注点转回巴以问题，不如先争取解决巴勒斯坦建国问题，使这些国家的伊斯兰激进势力难以利用反以口号争取民众支持。

奥巴马2010年9月重启巴以和谈，由于以色列继续在巴领土修建定居点致使谈判破裂。巴勒斯坦方面则加大了争取国际承认的力度，巴西、阿根廷、乌拉圭等拉美国家相继承认了巴勒斯坦国，法国也考虑承认巴勒斯坦为独立国家。巴方拟等到2011年9月争取联合国承认巴勒斯坦国。以色列解决巴问题压力增大，以色列国防部长巴拉克表示，以色列必须推动和平，否则将被一场“外交海啸”所吞没。^[15]据报道，奥巴马将就恢复和谈提出新的倡议。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将于5月24日访美期间向美国国会发表政策演说，他将在这一被以色列国内舆论称为“巴尔伊兰第二”^①的演说中提出以色列关于解决巴以问题的新倡议。中东变局能否成为推动实现巴勒斯坦建国梦想的新契机，值得继续关注。

[参考文献]

^① 2009年6月14日，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巴尔伊兰大学发表外交政策讲话，首次表示接受巴勒斯坦建国，但条件是巴方完全解除武装，被称为“巴尔伊兰讲话”。

- [1] Netanyahu: 'Arab Spring' could turn into 'Iranian Winter'[EB/OL].[2011-04-22].
<http://www.jpost.com/DiplomacyAndPolitics/Article.aspx?ID=217212&R=R1>.
- [2] 赵葆珉.中东权力格局转换对阿以和平进程的影响[J].阿拉伯世界研究,2010(1).
- [3] 陈双庆.以色列对外政策趋向及其后果[J].现代国际关系,2010(6).
- [4] 以色列外交部网站. The Middle East in Transition 2011: Statements by Israeli leaders [EB/OL].[2011-04-20].
http://www.mfa.gov.il/MFA/Government/Speeches+by+Israeli+leaders/2011/Middle_East_transition_Israeli_statements_2011.htm.
- [5] 新华网.约旦首相宣布辞职 国王任命前首相组建新政府[EB/OL].[2011-02-11].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1-02/01/c_121047780.htm.
- [6] 新浪网. 约旦示威抗议活动致 90 余人受伤[EB/OL].[2011-04-20].
<http://news.sina.com.cn/w/2011-04-16/063122303053.shtml>.
- [7] Yoram Meital. Approaching the End of the Mubarak Era: Egypt's Achievements and Challenges[M]// Shlomo Brom, Anat Kurz. Strategic Survey for Israel 2010, Tel Aviv: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2010.
- [8] David Makovsky. Reviewing Egypt's Gains from Its Peace Treaty with Israel[EB/OL]. [2011-03-20].
<http://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templateC05.php?CID=3322>.
- [9] Netanyahu concerned new Egypt government will be anti-Israel[EB/OL]. [2011-04-21].
<http://www.haaretz.com/print-edition/news/netanyahu-concerned-new-egypt-government-will-be-anti-israel-1.356323>.
- [10] Max Singer. Egypt's Classic Strategic Triangle[R]. BESA Center Perspectives Paper No. 133, 2011-03-18.
- [11] Itamar Rabinovich. Jerusalem's View on the Syrian Uprising[EB/OL]. [2011-04-14].
<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67721/itamar-rabinovich/israels-dilemma-in-damascus?page=show>.
- [12] Ephraim Asculai. For Iran, It's a Matter of Decision Taking[R]. INSS Insight, No. 241. 2011-02-02.
- [13] Iran military official: Israel, U.S. behind Stuxnet computer worm[N]. Haaretz, 2011-06-16.
- [14] 李伟建,等.以色列与美国关系研究.[M].北京: 时事出版社,2006.
- [15] Barak: Israel must advance peace or face a 'diplomatic tsunami'[EB/OL]. [2011-03-28].
<http://www.haaretz.com/news/diplomacy-defense/barak-israel-must-advance-peace-or-face-a-diplomatic-tsunami-1.348973>.

The Impact of Middle East Upheaval on Israeli Security

YANG Yang

Abstract The Middle East upheaval in 2011 is touching the raw nerve of Israel and could cause adverse changes to Israel's security surroundings. With the downfall of Mubarak regime in Egypt, Israel is worrying for the maintaining of the peace agreement between the two sides. Israel bears an ambivalent attitudes toward the future of Assad regime of Syria. Israel are most concerned for Iran's increased influence and it's speeding- up nuclear development. Although Israel could do nothing but stand by, it also realized the urgency to promote peace process between Israel and Palastine.

Key Words Middle East Upheaval; Israel; Palestine-Israel Peace Process; Middle East Security

(责任编辑: 闵捷)